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五二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神僧傳第四卷

明新安吳琯校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
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
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
返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
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
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
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

失僧歸旣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旣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歿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畱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歿亡年月傳以相問竝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竝宜精勤脩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臥地就看已歿後數十日復有

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其語久之乃失

邵碩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成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衆中作獅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獅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食

以清讌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
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
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除
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
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腳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
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郾縣來者曰昨見
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爲
我隻屐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屐墮行急不
及繫也

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
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
爻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
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殷沈慶之微時請
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
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
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
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
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
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

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元二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修習禪

業往來皖山劒水之下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
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
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
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
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
詩言如讖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
收駐建康旣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
語獄吏門外有兩輦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
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
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卽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

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
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閣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
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
光罽賓二寺求之竝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
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
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祖行沙門寶
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
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
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
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

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
上血汙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
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
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
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
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畱齊之
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
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
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追騎彘偃將欲謀反
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

腹後又旬事發，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
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
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
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卽
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
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
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
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
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
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

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鱮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法門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

卓於山麓而鶴驚止它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
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
誌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
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
僧闇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
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
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
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
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
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

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于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竝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是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卽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

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叫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卽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

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卽啓
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畱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
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
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
像處處存焉

香闍梨

香闍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
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
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
等嘗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食一頃諸人爭奉殽